

儿时常闻到那种气味。有头皮油的味,有汗味,还杂上一点不明不白的微臭,总领它的是一丝霉味。它多半从老人身上发出,所以大人们把它叫做“老人味”。“老味”,还有尖刻的说那是“死味”。相比之下,还是“老人油”稍稍靠谱一点。

现在我真的是老人了,和我一起玩的老弟兄不少,我却从来没有从他们身上闻到什么“老人油”。“老人油”这东西到底存不存在?

在一次集会时,我终于闻到了这个味道,“老人油”!不是期待(谁巴心巴肝去等它的赏赐!),而是倏忽之间觉得突然。循其气,辨其踪,发现它竟然不是来自如我般的老人,而出自一个比我辈年轻许多的生命!

如今没有“老人油”

◎何祚欢

我便和他攀谈起来。当时虽已入秋末,但燥气并未退尽,差不多的人家依然是每日必洗澡,他却是隔两三天才洗一回。他身上的外套,是刚从箱底拿出来的,季节转换时又没晒够太阳。于是“历史”的汗味与“现行”的体味混合,合成了“低龄化”的“老人油”。

我总算搞明白了,“老人油”不是老人的专利,任何人体味堆积了,也会垒出那种味来。

从前过日子,差不多的人家都是一只大脚盆洗遍全家,数九寒冬、炎炎夏日都是它。冬天

的武汉,屋外多冷屋里就多冷,年轻人洗个澡都要鼓天大的勇气,一边让牙齿们捉对儿厮杀一边做“大扫除”,老年人谁禁得住“颤抖”的洗礼?于是,冬日的体味就从老人们的“基层”一直渗透到外衣,那就成了“老人油”。

而现在差不多的人家里都有可洗澡的卫生间,冷热水管齐全,头上安着浴霸,脚边搁着取暖器,老人们一天要洗几次洗几次,有讲究的还学年轻人,抹上一点香水。你们年轻人时髦(十毛),我们老人也有一块!如今的老人身上就没有了“老人油”。

老人们多洗着点,人前一走香喷喷,自己心情也好,人家心情也好。这也是我们为自己创造健康晚年的努力啊。

(摘自《现代健康报》)

越来越喜欢看戏了,“咿咿呀呀”,丢步紧移,一招一式,都那么强烈地吸引着我。前些年,我可是很讨厌京剧的啊,我受不了它音节的拖沓,尤其受不了它一个“啊”字可以唱几分钟,嫌它慢,嫌它夸张。现在,我却认为这一声“啊”的高低起伏,恰似莺啼婉转,又如铁骑突出,在这样的抑扬顿挫中,那些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就有了新的意义。

越来越喜欢简单。衣柜里倒是有一些过去的华服,我常常会想当初为什么会购这些衣服,现在看起来不是样式过于繁复,就是面料过于精致,生活不是去赶一场一场华丽的舞会,穿不上却又不舍丢弃,远不如这纯棉的简单熨帖又舒服自在。

有一天,我重感冒,全身发烫,浑身乏力,吃过药以后便躺在床上,儿子在我身边相陪。楼下小伙伴叫他的声音此起彼伏,他开始还大声地回答:“我不玩。”后来就跑到阳台上压低声音说:“我妈病了,我不去玩。”



就算老了又如何

◎刘彩燕

我对他说:“你下去玩吧,妈妈想睡会儿。”他像得了奖赏一样,然后又信誓旦旦地保证只玩一会儿就回来。儿子下去以后,我感到空落落的,眼泪忽然就无声地滑落了。我这才知道,我只是需要一份被呵护的感觉。忽然就理解了那年母亲用生病的谎言只是为了骗我回去看看她的那种心情。当时我是那么气急败坏,而现在,我是那么强烈地想要求得母亲的原谅。所谓返老还童,老人和小孩的心情往往是相通的,老

小老小,都需要被人捧着哄着,既然我现在应该不算小了,那唯一的解释就是我在变老吧。

曾经,我是那么害怕变老。年轻时候无论怎么看都是一朵花,年老的时候,那不是花而是老树根。可是现在,有时候看到这样的对比照片,却对那“根”充满了敬畏。我知道我也正慢慢地向着这根迈进,但只要这根深深地扎进泥土中,它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养料,就算是被人挖了出来,做不了盆景,还可以当柴烧,至少可以温暖一双寒冬里冰冷的手吧。

“当你老了/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这样美丽、悠长、哲思的句子,每读一遍,心中就对年老多了一份向往。

不追悔、不怨恨、不念旧、不羨新、不损人也不损己、不贪恋更不妄求——这样地活着,就算老了又如何呢?

(摘自《散文选刊》2012年第9期 图/王建峰)